

现代精华文库

邹容文集

中華現代精華文庫

鄒容文集

鄒容 著

目錄

第一章	緒論.....	01
第二章	革命之原因.....	05
第三章	革命之教育.....	19
第四章	革命必剖清人種.....	22
第五章	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.....	26
第六章	革命獨立之大義.....	30
第七章	結論.....	33

革 命 軍

第一章 緒論

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，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，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，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，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，黃帝子孫皆華盛頓，則有起死回生，還命反魄，出十八層地獄，升三十三天堂，鬱鬱勃勃，莽莽蒼蒼，至尊極高，獨一無二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，曰“革命”。巍巍哉！革命也！皇皇哉！革命也！

吾於是沿萬里長城，登昆侖，遊揚子江上下，溯黃河，豎獨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鍾，呼天籲地，破顛裂喉，以鳴于我同胞前曰：嗚呼！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，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獨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、地球上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，老年、中年、壯年、少年、幼年、無量男女，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？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。吾今大聲疾呼，以宣佈革命之旨於天下。

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；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；革命者，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；革命者，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；革命者；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；革命者，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；革命者，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。是故一人一思想也，十人十思

想也，百千萬人，百千萬思想也，億兆京垓人，億兆京垓思想也。人人雖各有思想也，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。居處也，飲食也，衣服也，器具也，若善也，若不善也，若美也，若不美也，皆莫不深潛默運，盤旋於胸中，角觸於腦中；而辨別其孰善也，孰不善也，孰美也，孰不美也，善而存之，不善而去之，美而存之，不美而去之，而此去存之一微識，即革命之旨所出也。夫此猶指事物而言之也。試放眼縱觀，上下古今，宗教道德，政治學術，一視一課之微物，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掬攬過昨日，田今日，以象現現象於此也。夫如是也，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。雖然，亦有非常者在焉。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立革命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，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之革命，為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，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，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，除奴隸而為主人之革命。犧牲個人，以利天下，犧牲貴族，以利平民，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。甚至風潮所播及，亦相與附流會彙，以同歸于大洋。大怪物戰！革命也。大寶物哉！革命也。吾今日聞之，猶口流涎而心件件。吾是以于我祖國中，搜索五千餘年之歷史，指點二千余萬萬里之地圖，問人省己，欲求一革命之事，以比例乎英、法、美者，嗚呼！何不一遇也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，重思之，否因之而有感矣，否因之而有慨于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。

自秦始統一宇宙，悍然尊大，鞭笞宇內，私其國，奴其民，為專制政體，多援符瑞不經之說，愚弄黔首，矯誣天命，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，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。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極，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眾。此自秦以來，所以狐鳴篝中，王在掌上，卯金伏誅，魏氏當塗，黠盜好雄。覬覦神器者、史不絕書。於是石勒、成吉思汗等，類以遊牧腥之胡兒，亦得乘機竊命，君臨我禹域，臣妾我神種。嗚呼！

革命！殺人放火者，出於是也！嗚呼革命！自由平等者，亦出於是也！

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革命，而不一伸頭於天下也。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，任人掬拋之無性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、文明之革命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《民約論》、孟德斯鳩《萬法精理》、彌勒約翰《自由之理》、《法國革命史》、美國《獨立檄文》等書譯而讀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

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，為起死回生之靈藥，返魄還魂之主方，金丹換骨，刀圭奏效，法、美文明之胚胎，皆基於是。我祖國今日病矣，死矣，豈不欲食靈藥、投寶方而生乎？若其欲之，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旌，以招展於我神州上。不寧惟是，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于前，小兒拿破侖于後，為尋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本。嗟呼！嗟乎！革命！革命！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。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，此其時也，此其時也。此吾所以倡言革命，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勛，而實行此革命主義也。苟不欲之，則請待數十年百年後，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，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隸之支那奴。

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

革命！革命！我四萬萬同胞，今日爲何而革命？吾先叫絕曰：

不平哉！不平哉！中國最不平、傷心慘目之事，莫過於戴狼子野心、遊牧賤族、賊滿洲人而爲君，而我方求富求貴，搖尾乞憐，三跪九叩首，酣嬉濃浸於其下，不知自恥，不知自悟。哀哉！我同胞無主性！哀哉！我同胞無國性！哀哉！我同胞無種性！無自立之性！近世革新家、熱心家常號於衆曰：中國不急急改革，則將蹈印度後塵、波蘭後塵、埃及後塵，於是印度、波蘭之活劇，將再演於神州等詞，騰躍紙上。鄒容曰：是何言歟？是何言歟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？何忽染病病而爲是言歟？不知吾已爲波蘭、印度于滿洲人之胯下三百年來也，而猶曰“將爲也”。何故？請與我同胞一解之。將謂吾已爲波蘭、印度于賊滿人，賊滿人又爲波蘭、印度于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國乎？苟如是也，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，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。何也？彼英、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，實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。吾不解吾同胞不爲文明人之奴隸，而偏愛爲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、嗚呼！明崇禎皇帝殉國，“任賊碎戮朕屍毋傷我百姓”之一日，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，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，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！

世界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，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

理，使賊滿洲人而多數也，則僅五百萬人，尚不及一州縣之衆，使賊滿州人而聰明也，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、大臣，唱京調二黃之將軍。都統，三百年中，雖有一二聰明特達之人，要告爲吾教化所陶鑄容。

一國之政治機關，一國之人共司之。苟不能司政治機關、參與行政權者，不得謂之國，不得謂之國民，此世界之公理，萬國所同然也。今試遊華盛頓、巴黎、倫敦之市，執途人而問之曰：“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？抑異族歟？”必答曰：“同胞，同胞，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。”又問之曰：“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？”必答曰：“國者；積人而成者也，吾亦國人之分子，故國事爲己事，吾應得參預焉。”乃轉信我同胞，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？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，爲同胞述之。

滿洲人之在中國、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，而其它於朝野者，則以一最小部分。故十八行省而有餘。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，自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，如內閣和衙門，則滿學士六，漢學士四，滿、蒙侍讀學士六。漢軍、漢侍讀學士二，滿侍讀十二，漢侍讀二，滿、蒙中書九十四，漢中書三十。又如六部衙門，則滿郎中、員外、主事缺額，約四百名，吏部三十餘，戶部百餘，禮部三十餘，兵部四十餘，刑部七十餘，工部八十餘，其餘各部堂生事皆滿人，無一漢人。而漢郎中、員外、主事缺額，不過一百六十二名。每季《才晉紳錄》中，於職官總目下，只標出漢郎中、員外、主事若干人，而渾滿缺於不言，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。是六部滿缺司員，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（筆帖式尚不在此數）。而各省府道實缺、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，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，佈滿國中也。若理藩院衙門。則自尚書、侍郎迄主事、司庫皆滿人任之，無一

漢人錯其間（理藩之事，惟滿人能爲之，咄咄怪事！）。其餘學院學士、宗人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光祿寺、鴻臚等，國子監、儀衛諸衙門缺額，未暇細數。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，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。是其出仕之途，以漢視滿、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。故常有滿、漢人同官、同年、同署，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，滿人則俄而侍郎，俄而尚書、俄而大學士矣。縱曰，滿洲王氣所鍾，如漢之沛、明之濠，然未有綿延數百年，定爲成例，竟以王者一隅，抹煞天下之人才，至於斯極者也。向使嘉、道、鹹、同以來，其手奏中興之績者，非出自漢人之手，則各省督、撫、府、道之實缺；其不爲滿人攫盡也幾希矣。又使非軍興以來，雜以保舉軍功捐納。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，則漢人幾絕幹仕途矣。至於科舉清要之選，雖漢人居十之七八，然主事則多額外，翰林剛益清貧。補缺難於登天，開坊類乎超海，不過設法虛糜之，以改其異心。又多設各省主考、學政，及州縣教官等職，俾以無用之人，治無用之事而已。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競登至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之位者，又皆頭白齒落，垂老氣盡，分余瀝于滿人之手。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，始堪大拜。而港人則無論出身如何，均能資兼文武，位兼將相，其中蓋有深意存焉。嗚呼！我漢人最不平之事，孰有過此哉！雖然，同種待異種，是亦天演之公例也。

然此僅就它制一端而言也，至乃於各行省中，擇其人物之胼羅。土產之豐阜，山川之險要者，命將軍、都統治之，而漢人不得居其職。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，另爲內城以處之，若江甯，若成都，若西安。若福州，若杭州，若廣州，若鎮江等處，雖閱年二百有奇、而滿自滿。漢自漢，不相錯雜。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于貴族之心。且試繹“駐防”二字之義、猶有大可稱駭者。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，而羈束之如盜賊乎？不

然、何爲而防，又何爲而駐也？、又何爲駐而防之也？。

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，取王公加拾芥、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、左宗棠。李鴻章之倫、殘殺數百萬同胞，挈東南半壁，奉之滿洲，位不過封候而止。又試讀其歷朝聖訓，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，獎借逾恆，真有一德一心之契。兩漢人中雖賢如揚名時、李紱、湯斌等之馴靜奴隸，亦常招譴責挫辱，不可響邇；其餘抑揚高下，播弄我漢人之處，尤難枚舉。

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、宗室人員、紅帶子、黃帶子、貝子、貝勒者乎，甫經成人，即有自然之祿俸；不必別營生什，以贍其身家；不必讀書響道，以充其識力；由少爺而老爺，而大老爺，而大人，而中堂，紅頂花翎，貫搖頭上，尚書、侍郎，殆若天職。反漢人而觀之，夫亦可思矣。

中國人群，向分爲士、農、工、商。士爲四民之首，曰士子，曰讀書人。吾風夫歐美人，無不讀書，即無人不爲士子，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，曰讀書人，故吾今亦特言士子，特言讀書人。

中國士子者，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。何也？民之愚，不學而已、士之愚，則學非所學而益愚。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，多方辱之，多方汨之，多方之，多方賊之，待其垂老氣盡，闔然軀殼。而後鞭策指揮焉。困之者何？困之以八股、試帖、楷摺，俾之窮年，不暇爲經世之學。辱之者何？辱之以童試、鄉試、會試、殿試。（殿試時無坐位，待人如牛馬）俾之行同乞丐，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。汨之者何？汨之以科名利祿，俾之患得患失，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。之者何？之以庫序臥碑，俾之柔靜愚魯，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。賊之者何？賊之以威權勢力，俾之畏首畏尾，不敢爲鄉曲豪舉，遊俠之雄。牽連之獄，開創于順治（朱國治巡撫江蘇，以加錢糧，誅諸生百餘人）；文字

之獄，濫觴於乾隆（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，征珠天下，群臣震恐）。以故海內之士，莘莘濟濟，魚魚雅雅，衣冠俎豆，充儒林，抗議發憤之徒絕迹，慷慨悲吒之聲不聞，名爲士人，實則死人之不若。《佩文韻府》也，《淵鑿類函》也，《康熙字典》也，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壁連城之大類書也；而不知康熙、乾隆之時代，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，彼乃集天下名人，名爲此三書，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（康熙開千叟宴數次，命群臣飲酒賦詩，均爲籠絡人起見）。噫於嘻！吾言至此，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：“朔方健兒好身手，天下英雄入彀中。”好手段！好手段！吾不禁五體投地，頓首稽顙，恭維拜服，滿洲人壓制漢人，籠絡漢驅策漢人、抹熬漢人之好手段！好手段！

中國士人，又有一種岸然道貌，根器特異，別樹一幟，以號于衆者，曰漢學，曰宋學，曰詞章，曰名士。漢學者流，尋章摘句，箋注訓詁，爲六級之奴婢，而不敢出其範圍。宋學者流，曰守其五子、《近思錄》等書，高談其太極、無極、性功之理，以束身成名，立於東西廡一瞰冷豬頭。詞章者流，立其桐城、陽湖之門戶流派，大唱其姹紫嫣紅之濫調排腔。名上者流，用其一團和氣，二等才清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農服，五聲音律，六品官階，七言詩句，八面張羅，九流通透，十分應酬之大本領，鑽營奔競，無所不至。此四種人，日演其種種之活劇，奔走不遑，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，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，以一網打盡焉。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，拓（拓一作撫）腐敗報紙之一二語，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，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，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，欲求不得。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，日日言民族主義，言破壞目的，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，然奈痛哭流涕何？悲夫！悲夫！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如此，而究其

所以至此之原因，吾敢曰：半自爲之，半滿洲人造之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半自爲之，半滿洲人造之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半自爲之，半滿洲人造之。

某之言，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，而曰：“復試者，幾桌不具，待國士如囚徒。賜宴而塵飯塗羹，視文人如犬馬。簪花之袍，僅存腰幅，棘圍之膳，卵作鴨烹。一入官場，即成兒戲。是其於士也，名爲恩榮，而實羞辱者，其法不行也。由是士也，髦齡入學，皓首窮經，誇命運、祖宗、風水之靈，僥房師、主司、知音之幸，百折不磨，而得一第，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。而自顧餘生吃著，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厘之施，於此而不魚肉鄉愚，威福梓裏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論，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，其何能贍養室家，撐持門戶哉？”痛哉斯言！善哉斯言！爲中國士人之透物鏡，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（即影戲）。然吾以爲處今之日。處今之時，此等醜態，當絕於天壤也。既又聞人群之言曰：“某某入學，某某中舉，某某報捐。”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，猶是囂囂然於社會上。如是如是。上海之濫野雞；如是如是，北京之滑兔子，如是如是，中國之腐敗士人。嗟乎！吾非好爲此尖酸刻薄之言，以罵盡我同胞，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，有不能爲之恕。《春秋》責備賢者。我同胞盍醒諸！

今試遊于窮鄉原野之間，則見夫鰲其面目，泥其手足，荷鋤壟畔，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，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？若輩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，而滿洲人派設官吏，多方刻之，以某官括某地之皮，以某束吸某民之血，若昭信票，攤賠款，其尤著者也。是故一納賦也，加以火耗，加以錢價，加以庫平，一兩之稅，非五六兩不能完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。而猶美

其名曰薄賦，曰輕稅，曰皇仁。吾不解薄賦之謂何，輕稅之謂何？若皇仁之謂，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，而曰救人也。嘻！一國之農爲奴隸于賊滿人下而不敢動，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！

不見乎古巴誘販之豬仔、海外被虐之華工，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？初則見拒於美，繼又見拒於檀香山、新金山等處，饑寒交迫，葬身無地。以堂堂中國之民，意欲比葺發重唇之族而不可得。誰實爲之，至此極哉？然吾聞之，外國工人，有干涉國政、倡言自由之說，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，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，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，有立會演說，開報館，倡社會之說者，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？曰：無有也。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，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？而我同胞置身海外，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，則滿洲政府殆盲於目聾於耳者焉。夫頭同是圓，足同是方，而一則尊貴如此，一則卑賤如此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滿洲人之虐待我！

抑吾又聞之，外國之富商大賈，皆爲議員，執政權，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，卑之曰市井，賤之曰市儈，不得與士大夫伍。乃一旦償兵費，賠教案，甚至供玩好、養國蠹者，皆莫不取之于商人，若者有捐，若者有稅，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厘金，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關，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，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，公其詞則曰派，美其名則曰勸，實則敲吾同胞之膚，吸吾同胞之髓，以供其養家奴之費，修頤和園之用而已。吾見夫吾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。吾敢曰：滿洲人之敲吾膚，吸吾髓！

以言夫中國之兵，則又有不可忍言者也。每月三金之糧餉，

加以九錢七之扣折，與以朽腐之兵器，位置其一人之身命，驅而使之戰，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，夫將焉往？及其死傷也，則委之而去，視爲罪所應爾，旌恤之典，盡屬虛文；妻子哀望，莫之或問。即或幸而不死，則遣以歸農，扶傷裹創，生計乏絕，流落數千裏外，淪爲乞丐，欲歸不得，而殺遊勇之令，又特立嚴酷。似此殘酷之事，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。嗟夫！嗟夫！吾民何辜，受此慘毒！始也欲殺之，終也欲殺之，上薄蒼天，下徹黃泉，不殺不盡，不盡不快，不快不止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！

文明國中，有一人橫死者，必登新聞數次，甚至數十次不止。司法官審問案件，即得有實憑實據，非犯罪人親供，不能定罪（于審問時，無用刑審問理）。何也？重生命也。吾見夫否同胞每年中死于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，不知凡幾，賊港人之用苛刑，於中國言之，可醜可痛。天下怨積，內外咨嗟。華人入籍外邦，如避水火。租界必設會審，如禦虎狼。乃或援引故事虛文，而頓忘眼前實事，不知今無滅族，何以移親及疏，今無肉刑，何以斃人杖下，今無拷訊，何以苦打成招，今無濫苛，何以百毒備至。至若監牢之刻，獄吏之慘，猶非筆墨所能形容，即比以九幽十八獄，恐亦有過之無不及，而賊滿八方行其農忙停訟，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。吾敢曰：賊滿人之屠戮我！若夫官吏之貪酷，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，悲夫！

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，不可憑藉，如近日之崇樓傑閣，巍巍高大之頤和園，問其間一瓦一鏤，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，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！夫暴秦無道，作阿房宮，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，於圓明園何如？於頤和園何如？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，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。

開學堂則曰無錢矣，派學生則曰無錢矣，有絲毫利益於漢人之事，莫不曰無錢矣，無錢矣。乃無端而謁陵修陵，則有錢若干，無端而修宮園，則有錢若干，無端而作萬壽，則有錢若干，同胞乎！盍思之。

“量中華之物力，結友邦之歡心”，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。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。割我同胞之土地，搶我同胞之財產，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，此割臺灣、膠州之本心，所以感發五中矣。咄咄怪事，我同胞看者！我同胞聽者！

吾讀《揚州十日記》、《嘉定屠城記》，吾讀來盡，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。吾爲言以告我同胞曰：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是又豈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？夫二書之記事，不過略舉一二耳，當日既縱焚掠之軍，又嚴剃發之令，賊滿人鐵騎所至，屠條擄掠，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。有一有名之揚州、嘉定，有千百無名之揚州、嘉定，吾憶之，吾惻動於心，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同胞告也！

《揚州十日記》有雲：“初二日，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，執安民牌，遍諭百姓，毋得驚懼。又諭各寺院僧人，焚化積屍，而寺院中藏匿婦女，亦復不少，亦有驚餓死者。查焚屍載簿，不過八日，共八十余萬，其落井投河，閉門焚縊者，不與焉。”

吾人爲言以告我同胞曰：賊滿人入關之時，被賊滿人屠殺者，是非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乎？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？被賊滿人姦淫者，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？（《揚州十日記》雲：“卒常謂人曰：‘我輩征高麗，擄婦女數萬人，無一失節者，何堂堂中國，無恥至此！’”讀此言，可知當日好淫之至極）記曰：“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”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，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，以托諸其子，子以

托諸孫，孫又以托諸玄來仍。是高曾祖之仇，即吾今父兄之仇也。父兄之仇不報，而猶厚顏以事仇人，日日言孝弟，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。高曾祖若有靈，必當不瞑目于九原。

中國之有孔子，無人不尊崇為大聖人也。曲阜孔子廟，又人人知為禮樂之邦，教化之地，拜擬不置，如鄧穌之耶路撒冷也。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，而請德人侮毀我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道教之地，生民未有。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，使神州四萬萬衆，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；是誰之罪歟？夫耶穌教新舊相爭。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，我中國幾何如？

一般服從之奴隸，有上尊號，崇諡法，尊諡為聖祖仁皇帝、高宗純皇帝者，故在黑暗之時代，所號為令主賢君，及觀《南巡錄》所紀，實則淫擄無賴，烏獸洪水，泛濫中國。（乾隆飲食黃角峰，讓張家口遞至揚州，三日而至，於此可見其奢侈。）嗟夫！竭數省之民力，以供覺羅玄燁（即康熙）覺羅弘曆（即乾隆）二民賊之行止，方之隋煬、明武為比例差，吾不知其去幾何？吾曾讀《隋煬豔史》，吾安得其人，再著一康熙、乾隆南遊史，揭其禽獸之行，暴著天下。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，吾又不禁拍手不已，喜得其酷肖之神也。

主人之轉賣其奴也，尚問其願不願。今以我之土地送人，並不問之，而私相授受；我同胞亦不與之計之較之。反任之聽之。若臺灣，若香港，若大連灣，若旅順，若膠州，若廣州灣，于未割讓之先，於既割讓之後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，布告天下。我同胞其自認為奴乎？吾不得而知之。此滿洲人大忠臣榮祿所以有“與其授家奴，不如贈鄰友”之言也。

牧人之畜牛馬也，牛馬何以受治於人？必曰：“人為萬物之靈，天下只有人治牛馬之理。”今我同胞，受治于賊滿人之胯下，是即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。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為牛馬，

而彼實以牛馬視吾。何以言之？有證在。今各州府縣，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，必有“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，力圖報效”等語，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，此識字者所知也。夫曰“豢養”也，即畜牧之謂也。吾同胞自食其力也，彼滿洲人搶吾之財，攘吾之土，不自認爲賊，而猶以牛馬視吾。同胞乎！抑自居乎？抑不自居乎？

滿洲人又有言曰：“二百年食毛踐上，深仁厚澤，浹髓滄肌。”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，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。夫誰食誰之毛，誰踐誰之土，不待辨別而自知。賊滿人之爲此言也，抑反言歟？抑實謂歟？請我同胞自道之。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，食吾同胞之毛，踐吾同胞之土，同胞之深仁厚澤，滄其髓，浹其肌。吾同胞小便後，滿洲人爲我吸餘尿，吾同胞大便後，滿洲人爲我舐餘糞，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于萬一。此言也，不出於我同胞之口，而反出諸于滿洲人之四、喪心病狂，至於此極耶？

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州。曰黑龍江，曰吉林，曰盛京，是非賤滿人所謂發祥之地、遊牧之地乎？賊滿人因當竭力保守者也。今乃頓首再拜奉獻於俄羅斯。有人焉，已不能自保，而猶望其保人，其可得乎？有人焉，不愛惜己之物，而猶望其愛惜人之物。其又可得乎？

拖辮發，著胡服，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，行人莫不曰：Pigtail（譯言豬尾）savage（譯言野蠻）者，何爲哉？又躑躅而行于東京之市，行人莫不曰：（譯音施尾奴才）者，何爲哉？嗟夫！漢官威儀，掃地殆盡，唐制衣冠，蕩然無存。受播吾所衣之衣，所頂之發，吾惻痛於心；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，吾惻痛於心；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，吾惻痛於心；吾見官吏出行時，荷刀之紅綠衣、喝道之皂隸，吾惻痛於心。辮發乎，

胡服乎，開氣袍乎，花翎乎，紅頂乎，朝珠乎，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？抑打牲遊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？我同胞自認！

賊滿人入關所下剃頭之令，其略曰：

“向來剃頭之制不急。姑聽自便者，欲俟天下大定，始行此事。聯已籌之熟矣。君猶父也，臣猶子也，父子一體，豈可違異。若不歸一，不見爲異國人乎？自今布告之後，京城限旬日，直隸各省地方，自部文到日，並限旬日，盡行剃頭，若惜發爭辯，決不輕貸。”嗚呼！此固我是漢人種，爲牛爲馬，爲奴爲隸，拋漢、唐之衣冠，去父母之發膚，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。同胞！同胞！吾願我同胞，日日一讀之！

娼妓之於人也，人盡可以爲夫，皆爲博纏頭計也。我之爲賊滿人順民，賊滿人臣妾，從未見益我以多金。即有入其利祿誘導之中，登至尚書、總督之位，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，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。嗚呼！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！

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，所謂政府，所謂皇帝者，即吾疇昔之所謂曰夷、曰蠻、曰戎、曰狄、曰匈奴、曰韃靼；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，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。其士則穢鑲，其人則種，其心則獸心，其俗則毳俗，其文字不與我同，其語言不與我同，其衣服不與我同，逞其兇殘淫殺之威，乘我中國流寇之亂。闖入中原，盤據上方，驅策漢人。以坐食其福。故禍至則漢人受之，福至則滿人享之。太平天國之立（一作亡）也，以漢攻漢，山屍海血，所保者滿人。甲午戰爭之起也，以漢攻倭，償款二百兆，割地一行省，所保者滿人。“團匪”之亂也，以漢攻洋，流血京、津。所保者滿人。故今日強也，亦滿人強耳，於我雙人無與焉；故今日富也，亦滿人富耳。于我漢人無與焉。同胞！同胞！毋引爲己類！賊滿人剛毅之言曰：“漢人強，滿人亡”彼族之明此理久矣，願我同胞當蹈其

言，毋食其言。

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待我者固如此，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，同胞！同胞！知所感乎？知所擇乎？夫犬羊鬻骨，猶嫌鯁喉，我同胞受此種種不平之感，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，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，尚不止此，吾心之所欲言者，而口不能達之，口之所能言者，而筆不能宣之。今召發一誓言以告人曰：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，以難於吾者，否能雜搜博引，細說詳辯，揭其隱衷微意，以著於天下。吾但願我身化爲恒河沙數，——身中出——舌，——舌中發——音，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、屠殺我、姦淫我、籠絡我、虐待我之慘狀于我同胞前。吾但願我身化爲無量恒河沙數名優巨伶，以演出踐滿人驅策我、屠殺我、姦淫我、籠絡我、虐待我之活劇于我同胞前。

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，震耀全球，撫視萬國，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。有二千萬方裏之土地，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，有五千餘年之歷史，有二帝三王之政治。且也地處溫帶，人性聰明，物產豐饒，江河源富，地球各國所無者，我中國獨擅其有；倘使不受弩爾哈齊、皇太極、福臨諸惡賊之蹂躪，早脫滿洲人之羈縛，吾恐英吉利也，俄羅斯也，德意志也，法蘭西也。今日之張牙舞爪，以蠶食瓜分於我者，亦將迸氣斂息，以憚我之威權，惕我之勢力。吾恐印度也，波蘭也，埃及也，土耳其也，亡之滅之者，不在英、俄諸國，而在我中國，亦題中應有之目耳。今乃不出於此。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，使不得等倫於印度紅巾（上海用印度人爲巡捕）非洲黑奴，籲！可慘也！夫亦大可醜也！夫亦大可恥也！嗚呼！滅六國者，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滿洲人亡我乎？抑我自亡乎？古人曰：“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”昨日之中國，譬猶昨日死，今日之中國，譬猶今日生。過此以往，其光復中國乎？其

爲數重奴隸乎？天下事不興則亡，不進則退，不自立則自殺，徘徊中立，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，我同胞速擇焉。我同胞處今之世，立今之日，內受滿洲之壓制，外受列國之驅迫，內患外侮，兩相刺激，十年滅國，百年滅種，其信然夫。然達人有言曰：“欲禦外侮，先清內患。”如是如是，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，爲我同胞之公仇，二百六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，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。吾今與同胞約曰：“張九世復仇之義，作十年血戰之期，磨吾刃，建吾旗，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，以驅除凌辱我之賊滿人，壓制我之賊滿人，屠殺我之賊滿人，好淫我之賊滿人，以恢復我文明文物之祖國，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，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，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。”

嘻籲嘻！我中國其革命！我中國其革命！法人三次，美洲七年，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，不革命亦革命，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，吾祝我同胞革命。

“忍令上國衣冠，淪于夷狄；相率中原豪傑，還我河山！”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！

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

有野蠻之革命，有文明之革命。

野蠻之革命，有破壞，無建設，橫暴恣睢，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，如庚子之義和團，義大利之加坡拿裏，為國民增禍亂。

文明之革命。有破壞，有建設。為建設而破壞，為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；為國民增幸福。

革命者，國民之天職也；其根底源于國民，因于國民，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。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？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，吾儕得而掃除之，以復我天賦之權利。是則革命者、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。為除禍害而求幸福，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。為除禍害而求幸福，則是為文明之革命，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。

欲大建設，必先破壞，欲大破壞，必先建設，此千古不易之定論。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，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。雖然，欲行破壞，必先有以建設之。善夫義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：“革命與教育並行。”吾於是鳴于我同胞曰：“革命之教育。”更譯之曰：“革命之前，須有教育，革命之後，須有教育。”

今日之中國，實無教育之中國也，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、可賤、可厭嫌之狀態，以出於筆下。吾但諡之曰：“五官不具，四肢不全，人格不完。”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，其教育

與鄰邦等。美國未革命以前，其教育與英人等，此興國之往迹，爲中國所未夢見也。吾聞印度之亡也，其無教育與中國等，猶太之滅也，其無教育與中國等，此亡國之往迹，我國擅其有也。不寧惟是：十三洲之獨立，德意志之聯邦，義大利之統一，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，所以鼓舞民氣，宣戰君主，推倒母國，誅殺貴族，倡言自由，力尊自治，內修戰事，外抗強鄰。上自議院憲法，下至地方制度，往往于兵連禍結之時，舉國糜爛之日，建立宏猷，體國經野，以爲人極。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，建國之豪傑，流血之巨子，其道德，其智識，其學術，均具有振衣昆侖頂，濯足太平洋之慨焉。吾崇拜之，吾傾慕之，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。要不外乎教育耳。若華盛頓，若拿破侖，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爲大豪傑者也，然一華盛頓，一拿破侖倡之，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、拿破侖和之，一華盛頓何如？一拿破侖何如？其有愈于華、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？有有名之英雄，有無名之英雄，華、拿者，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名無量之華、拿之代表耳！今日之中國，固非一華盛頓、一拿破侖所克有濟也，然必須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、拿破侖，其庶乎有濟。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志士，平居深念，自尊爲華、拿者，若而人其才識之愈于華、拿與否，吾不敢知之、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。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，則歸諸冥冥之中、甲以尊諸乙，乙又以尊諸丙，嗚呼，不能得其主名者也。今專標斯義，相約數事，以與我同胞共勉之。

一、當知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。中國之一塊土，爲我始祖黃帝所遺傳，子子孫孫，綿綿延延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衣食於斯，當共守而如替。有異種賤族，染指於我中國，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，吾同胞當不惜生命，共逐之以復我權利。

一、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。有生之初，無人不自由，即無人不平等，初無所謂君也。所謂臣也。若堯、舜，若禹、稷，其能盡義務于同胞，開莫大之利益，以孝敬于同胞，故吾同胞視之爲代表，尊之爲君，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。而平等自由也自若。後世之人，不知此意，一任無數之民賊、獨夫、大冠、巨盜，舉衆人所有而獨有之，以爲一家一姓之私產，而自尊曰君，曰皇帝，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，無一自由，甚至使成吉思汗、覺羅福臨等，以遊牧賤族，入主我中國，以羞我始祖黃帝于九原，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，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，殺盡專制我之君主，以復我天賦之人權，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，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，遊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。

一、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。政治者，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，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。譬如機器，各機之能運動，要在一總樞紐，倘使餘機有損，則樞紐不靈。人民之於政治，亦猶是也。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，則滅亡隨之；鑒於印度，鑒於波蘭，鑒於已亡之國罔不然。法律者，所以範圍我同胞，使之無過失耳。昔有曰：“野蠻人無自由。”野蠻人何以無自由？無法律之謂耳。我能殺人，人亦能殺我，是兩不自由也。條頓人之自治力，駕於他種人者何？有法律亡觀念故耳。由斯三義，更生四種：

-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，惟我獨尊，獨立不羈之精神。
-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，赴湯蹈火，樂死不辟之氣慨。
-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。愛群敬己，盡瘁義務之公德。
-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，團體自治，以進人格之人群。

第四章 革命必剖清人種

地球之有黃白二種，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，兩不相下之本質，使之發揚蹈厲，交戰於天演界中，爲亙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，即爲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。夫人之愛其種也，其內必有所結，而後外有所排。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，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，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，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，此世界人種之公理，抑亦人種產歷史之大原因也。吾黃種，吾黃種之中國之皇漢人種，吾就東洋歷史上，能相結相排之人種，爲我同胞述之，使有所觀感焉。

亞細亞黃色人種，約別爲二種：曰中國人種，曰西伯利亞人種。

中國人種蔓延于中國本部、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，更詳別爲三族：

第一，漢族。漢族者，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，即吾同胞是也。據中國本部，棲息黃河沿岸，而次第蕃殖于四方，自古司東亞文化之木鐸者，實惟我皇漢民族焉。朝鮮、日本亦爲我漢族所蕃殖。

第二，西藏族。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、泥八刺及緬甸一帶地方，殷周時之氐、羌，秦漢時之月氏，唐之吐蕃，南宋之西夏等，皆屬此族。

第三，交趾支那族。自支那西南部（即雲南、貴州諸省），

而蔓延于安南、暹羅等國，此族在古代，似佔據中國本部，而為漢族所漸次驅逐者，周以前之苗民、荊蠻，唐之南詔，蓋屬此族。

西伯利亞人種，自東方亞細亞北部，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，今更詳別之，凡四族。

第四，蒙古族。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，其後次第南下，今日乃自內外蒙古，蔓延天山北路一帶地方。元朝由此族而起，將統一歐亞。印度之莫臥爾帝國，亦由此起。

第五，通古斯族。自朝鮮北部，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地。秦漢時之東胡，漢以後之鮮卑，隋唐時之靺鞨，唐末之契丹，宋之女真等，皆屬此族。今日入主我中國之滿洲人，亦由此族而興焉。

第六，土耳其族。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；後漸西移，今日則自天山南路，凡中央亞細亞一帶地方，多為此族佔據。周以前之獯鬻、獫狁，漢之匈奴，南北朝之柔然，隋之突厥，唐之回紇等，皆屬此族。今東歐之土耳其，亦此族所建。

今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，列表如下：

漢族（中國人）

朝鮮人

暹羅人

黃種：中國人種：其他：日本人

西藏人

其他亞西亞東部人

蒙古族

滿洲人（今日之所謂政府皇帝者）

蒙古族：西伯利亞人（古韃靼人）

其他亞西來北、中部人

西伯利亞人種：

土耳其人

土耳其族：匈牙利人

其他在歐洲之黃種人由是以觀，我皇漢民族，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，經歷星霜，四方繁衍，秦漢之世，已滿布中國之全面，以中國本部爲生息之鄉。降及今日，人口充溢四萬萬，爲地球絕大蕃多、無有倫比之民族，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，青海、西藏之地者，達一千余萬之多。更進而越日本之境，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，或達南方，進入安南、交趾、東蒲塞。暹羅、緬甸、馬來半島。更入太平洋，侵入布哇、美洲合衆國、加拿大、秘魯、伯拉。逾南洋侵入呂宋、爪哇、淳泥及澳洲、歐洲者，亦不下三四百萬。無資力者，孜孜勵精，以勞力壓倒凌駕他國人民。有資力者，擁數十百萬之資本，與歐美之富商大賈，爭勝敗於商場中，而不相下。我漢族之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者有如此，即以二十世紀世界之主人翁，推尊我漢族，籲！亦非河漢之言也。

嗚呼！我漢種。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。是豈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，是豈爲偉大國民之漢種。嗚呼漢種！漢種雖衆，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；漢地更廣，適足供他種人之棲息。漢種！漢種！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。漢種！漢種！又由滿洲人介紹爲歐美各國人之奴隸。吾寧使漢種亡盡，殺盡，死盡，而不願其享升平盛世，歌舞河山，優遊于滿洲人之胯下。吾寧使漢種亡盡，殺盡，死盡，而不願其爲洪承疇，爲細崽，爲通事，爲買辦，爲繹幹地球各國人之下。吾悲漢種，吾先以種族之念覺漢種。

執一人而謂之曰：“汝亡父，非真汝父也，爲汝父者，某某也。”其人莫不立起而怒，以得其直而後已。又一家人，父

子、夫婦、兄弟，相居無事也，忽焉來一強暴，入其室，據其財產，又奴其全家人，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鬥，以爭回原產而後已。夫語人有二父而不怒，奪人之家產而不爭，是其人不行屍走肉，即僵屍殘骸。吾特怪吾同胞，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，舉國人忍受之；以一家所不能忍受之事，舉族忍受之，悲夫！滿洲人入關，稱大清朝順民；聯軍破北京，稱某某國順民；香港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曰“德配天地”；臺灣人頌明治天皇功德曰“德廣皇仁”。前之爲大金、大元、大遼、大清朝之順民既去矣，今之爲大英、大法、大俄、大美國之順民者又來。此無他，不明於同種異種之觀念，而男盜女娼，羞祖辱宗之事，亦何不可爲！

吾正告我同胞曰：昔之禹貢九州，今日之十八行省，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聚國族於斯之地乎？黃帝之子孫，神明之胄裔，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之名譽乎？中國華夏，蠻夷戎狄，是非我皇漢民族，嫡親同胞，區分人種之大經乎？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，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。夫人之于家庭，則莫不相親相愛，對異性則不然，有感情故耳。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，而無一毫感情動於中耶？愛爾蘭隸于英，以人種稍異，故數與英人爭，卒得其自治而後已。諺曰：“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”又曰；“狼子野心，是乃狠也。”我同胞其三複斯言；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，湧大海洋之水，以洗潔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？

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

曰國民，曰奴隸，國民強，奴隸亡。國民獨立，奴隸服從。中國黃龍旗之下，有一種若國民，非國民，若奴隸，非奴隸，雜糅不一，以組織成一大種。謂其為國民乎？吾敢謂群四萬萬人而居者，即具有完全之奴顏妾面。國民乎何有！尊之以國民，其污穢此優美之名詞也孰甚！若然，則以奴隸畀之、吾敢拍手叫絕曰：“奴隸者，為中國人不雷同，不普通，獨一無二之徽號。”

印度之奴隸于英也，非英人欲奴隸之，印人自樂為奴隸也。安南之奴隸于法也，非法奴隸之，安南人自樂為奴隸也。我中國人之奴隸于滿洲、歐美人也，非滿洲、歐美欲奴隸之，中國人自樂為奴隸耳。樂為奴隸，則請釋奴隸之例。

奴隸者，與國民相對待，而不恥於人類之賤稱也。國民者，有自治之才力，有獨立之性質，有參政之公權，有自由之幸福，無論所執何業，而皆得為完全無缺之人。曰奴隸也，則既無自治之力，亦無獨立之心，舉凡飲食、男女、衣服、居處，莫不待命于主人，而天賦之人權，應享之幸福，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。衣主人之衣，食主人之食，言主人之言，事主人之事，倚賴之外無思想，服從之外無性質，諂媚之外無笑語，奔走之外無事業，伺候之外無精神，呼之不敢不來，麾之不敢不去，命之生不敢不生，命之死不敢不死。得主人之一盼，博主人之一

笑，如獲異寶，登天堂，誇耀於儕輩以爲榮；及櫻主人之怒，則俯首屈膝，氣下股栗，至極其鞭撲踐踏，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，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，他人視爲大恥辱，不能一刻忍受，而彼無怒色，無忤容，怡然安其本分，乃幾不復自知爲人。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，別爲異類，視爲賤種，妻恥以爲夫，父恥以爲子，弟恥以爲兄，嚴而逐之于平民之外，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，而天下之視奴隸者，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。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，父以教子，兄以勉弟，妻以諫夫，日日演其慣爲奴隸之手段。嗚呼！人何幸而爲奴隸哉！亦何不幸而爲奴隸哉！

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爲奴隸、不自今日始也。或謂秦漢以前有國民，秦漢以後無國民。吾謂宴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者，無所往而非奴隸。數千年來，名公巨卿，老師大儒，所以垂教萬世之二大義，曰忠，曰孝，更釋之曰：“忠於君，孝於親。”吾不解忠君之謂何。吾見夫法、美諸國之無君可忠也，而斯民遂不得等倫於人類耶？吾見夫法、美等國之無君可忠，而其國人盡瘁國事之義務，殆一日不可缺焉。夫忠也，孝也。是固人生重大之美德也。以言夫忠於國也則可，以言夫忠於君也則不可。何也？人非父母無以自生，非國無以自存，故對於父母國家，自有應盡之義務焉，而非爲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，所得冒其名以相傳習也。

中國人無歷史，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，實一部大奴隸史也。自漢末以迄今日，凡一千七百餘年，中國全土，爲奴隸於異種者，三百五十八年；黃河以北，爲奴隸於異種者，七百五十九年。嗚呼！黃帝之子孫，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，舉其世襲之土地，爲他族所奴隸者，何屢見而不一。“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”，“織青拖紫，臣妾驕人”，“二聖青衣行酒會，九哥白

馬渡江來”，忠君忠君，此張弘范、洪承疇之所以前後輝映也，此中國人之所以爲奴隸也。

曾國藩也，左宗棠也，李鴻章也，此大清朝皇帝所溢爲文正、文襄、文忠者也，此當道名人所推尊爲中興三傑，此庸夫俗子所羨爲封侯拜相，此科舉後生所懸擬崇拜不置者。然吾聞德相畢士麻克呵李鴻章曰：“我歐洲人以平異種爲功，未聞以殘戮同胞爲功。”嗟夫！吾安得起曾、左百聞是言！吾安得起曾、左以前之曾、左而共聞是言！吾安得起曾、左以後士曾、左，上自獨當一面之官府，下至不足輕重之官吏，而亦共同是言！夫曾、左、李三人者。亦自謂爲讀書有得，比肩賢哲之人也。而猶忍心害理，屠戮同胞，爲滿洲人忠順之奴隸也如是，其他何足論。吾無以比之，比之以李自成、張獻忠，吾猶嫌其不肖，李、張之所以屠戮同胞，而使滿洲人入主中國也，李、張因無常識，不讀書，又爲明之敝政所迫，而使之不得不然，吾猶爲之恕。曾、左、李三人者，明明白白知爲漢種也，爲封妻蔭子，屠戮同胞以請滿洲人再主中國也，吾百解而不能爲之恕。某氏謂英人助滿洲平太平天國。亡漢種之罪，英人與有力焉。嗚呼！是又因烏及屋之微意也。

曾、左、李者，中國人爲奴隸之代表也。曾、左、李去，曾、左、李來，柔順也，安分也，韜晦也，眼從也，做官也，發財也，中國人造奴隸之教科書也。舉一國之人，無一不爲奴隸，舉一國之人，無一不爲奴隸之奴隸，二千年以前皆奴隸，二千年以後亦必爲奴隸。同胞乎！同胞乎！法國議院中，無安南人足跡，英國議院中，無印度人足跡，日本議院中，無臺灣人足跡。印度人之爲奴隸也，猶得繞紅布頭巾爲巡捕立于上海、香港之十字街頭上，驅策中國人以爲樂。然吾試問我同胞，曾召於地球面積上，擇一爲巡捕之地，驅策異種人以爲樂？麵包

一塊，山竽一碟，此因非洲黑奴之舊生活也，同胞！同胞！其重思之！

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：國民，吾願我同胞，萬眾一心，肢體努力，以砥以礪，拔去奴隸之根性，以進為中國之國民。法人革命前之奴隸，卒收革命之成功。美洲獨立前之奴隸，卒脫英人之制縛。此無他，能自認為國民耳。吾故曰：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。非然者，天演如是，物競如是，有國民之國，群起染指于我中土，我同胞其將由今日之奴隸，以進為數重奴隸，由數重奴隸，而猿猴，而野豕，而蚌介，而荒荒大陸，絕無人煙之沙漠也。

近人有樂府一首，名《奴才好》雲：

奴才好，奴才好，勿管內政與外交，大家鼓裏且睡覺。古人有句常言道，臣當忠，子當孝，大家切勿胡亂鬧。滿洲入關二百年，我的奴才做慣了，他的江山他的財，他要分人聽他好。轉瞬洋人來，依舊做奴才。他開礦產我做丁，他開洋行我細崽，他要招兵我去當，他要通事我也會，內地還有甲必丹，收賦治獄榮巍巍。滿奴作了作洋奴，奴性相傳入腦胚，父詔兄勉說忠孝，此是忠孝他莫為。什麼流血與革命，什麼自由與均財，狂悖都能害性命，倔強那肯就範圍。我輩奴僕當戒之，福澤所關慎所歸。大金、大元、大清朝，主人國號已屢改，何況大英、大法、大美國，換個國號任便戴。奴才好！奴才樂！世有強者我便服。三分刁黠九分媚，世事何者為齷齪？料理乾坤世有人，坐間風雲多反復，滅種覆族事遙遙，此事解人已難索。堪笑維新諸少年，甘赴湯火蹈鼎鑊，達官震怒外人愁，身死名敗相繼仆。但識爭回自主權，豈知已非求己學。奴才好！奴才好！

奴才到處皆為家，何必保種與保國！

第六章 革命獨立之大義

與貴族重大之權利，害人民營業之生活，擅加租賦，脅征公債，重抽航稅，此英國議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。濫用名器，致貴賤貧富之格。大相懸殊，既失保民之道，而又賦斂無度，此法國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暴舉逆亂之名，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。重征茶課，橫加印稅，不待立法院之承允，而駐兵民間，此美人所以抗論于英人之前。遂以亞美利加之義旗，飄揚於般崙刺山，而大倡革命至成獨立之原因也。吾不惜再三重申詳言曰：“內為滿洲人之奴隸，受滿洲人之暴虐，外受列國人之刺擊，為數重之奴隸，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，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，今日倡革命獨立之原因也。”

自格致學日明，而天予神授為皇帝之邪說可滅。自世界文明日開，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。自人智日聰明，而人人皆得有天賦之權利可享。今日，今日，我皇漢人民，永脫滿洲之羈絆，盡復所失之權利，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，蓋欲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，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獨立之權。嗟予小子無學，頑陋不足以言革命獨立之大義。兢兢業業，謹類比美國革命獨立之義，約為數事，再拜頓首，獻於我最敬最親愛之皇漢人種四萬萬同胞前，以備采行焉如下：

一、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。我同胞皆須自認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。

- 一、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。
- 一、所有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取消。
- 一、先推倒滿洲人所立之北京野蠻政府。
- 一、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，或殺以報仇。
- 一、株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，以做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。
- 一、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。
- 一、建立中國政府，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。
- 一、區分省分，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，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，為全國之代表人，又舉一人為副總統，各府州縣，又舉議員若干。

- 一、全國無論男女，皆為國民。
- 一、全國男子有軍國民之義務。
- 一、人人有承擔國稅之義務。
- 一、全國當致忠於此所新建國家之義務。
- 一、凡為國人，男女一律平等，無上下貴賤之分。
- 一、各人不可奪之權利，皆由天授。
- 一、生命，自由，及一切利益之事，皆屬天賦之權利。
- 一、不得侵人自由，如言論、思想、出版等事。
- 一、各人權利必要保護。須經人民公許，建設政府，而各假以權，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。

一、無論何時，政府所為，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，人民即可革命，推倒舊日政府，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。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，經承公認，整頓權利，更立新政府，亦為人民應有之權利。

若建立政府之後，少有不洽衆望，即欲群起革命，朝更夕改，如奕棋之不定，因非新建國家之道。天下事不能無弊，要能以平和為貴，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，則與其顛覆昔日之政府，

而求伸其權利，毋寧平和之爲愈。然政府之中，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放行，舉一國人民，悉措諸專制政體之下，則人民起而顛覆之，更立新政，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，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，且爲人民自重之義務哉？我中國人之忍苦受困，已至是而極矣。今既革命獨立，而猶爲專制政體所苦，則萬萬不得甘心者矣，此所以不得不變昔日之政體也。

一、定名中華共和國（清爲一朝名號，支那爲外人呼我之詞）。

一、中華共和國，爲自由獨立之國。

一、自由獨立國中，所有宣戰、議和、訂盟、通商，及獨立國一切應爲之事，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。

一、立憲法，悉照美國憲法，參照中國性質立定。

一、自治之法律，悉照美國自治法律。

一、凡關全體個人之事，及交涉之事，及設官分職，國家上之事，悉准美國辦理。皇天後土，實共鑒之。

第七章 結論

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，老年、晚年、中年、壯年、少年、幼年，其革命，其以此革命爲人人應有之義務，其以此革命爲日日不可缺之飲食。爾毋自暴！爾毋自棄！爾之土地，占亞洲三分之二，爾之同胞，有地球五分之一，爾之茶供世界億萬衆之飲料而有餘，爾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無不足。爾有黃禍之先兆，爾有神族之勢力。爾有政治，爾自司之；爾有法律，爾自守之；爾有實業，爾自理之；爾有軍備，爾自整之；爾有土地，爾自保之；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，爾須自揮用之。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，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，爲同胞請命，爲祖國請命。擲爾頭顱，暴爾肝腦，與爾之世仇滿洲人，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，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；然後再掃蕩於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，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，爾祖國之名譽飛揚，爾之獨立旗已高標于雲霄，爾之自由鐘已哄哄于禹城，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，爾之紀念碑已高聳于高風，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爲爾而出現。嗟夫！天清地白，霹靂一聲，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，是在革命，是在獨立。

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！

中華共和國萬歲！

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！